

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

卷一

對孫中山作一新的認識和闡揚

時代思潮社印行

自序

要寫「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一書的意思，始於去年上半年。當時曾同友人張濬非吳曼君兩先生談過，但未確定其內容。及去年下半年八月底到重慶後，寫它的意思更爲堅決。因應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所之約要到西安去，遂決定在那裏寫。

到西安後，我底功課不多，本可即刻着手。但因抗戰底責任和功課底內容把時間增加很多；不久又有一些刊物找我寫稿；陝西省學生集中訓練總隊和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以及其它教育機關和青年團體更約我講演，於是時間便消耗很多，一直到十一月初間纔在講課之餘開始來寫。全書命意亦在那時完全確定。

當時所命的書名是「告社會主義者」。它底小標題是「論中國革命及其主義政黨諸問題並對孫中山作一新的認識和闡揚」。寫畢之後曾找人抄了一份留在西安，把原稿寄重慶找人再抄一份準備發表。及我返重慶後，覺得書名有改變必要，遂將它寫成「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同時把「並對孫中山作一新的認識和闡揚」作成連續的小標題以顯示其積極

的意義。這個積極的意義，有很大的重要性，不可不表面出之。

確實，本書底目的固在指出社會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認識的錯誤，打破其從來的自命不凡之惑，說明其以馬克思故而輕視孫中山之非是，並從根本上指出其機械地移植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到中國之不當；而所以能如此者自非對孫中山有深刻的了解，且以之作基礎作歸宿不可。而孫中山底闡揚和認識，在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自五四時代輸入以後和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以後，頗不容易。然而這皆是機械地移植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到中國的結果。所以只有在清算社會主義者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中纔能達到孫中山底認識和闡揚。從這點看來，就把本書題為「對於孫中山的認識和闡揚」亦無不可。

本書所陳述的一次革命論，詳見「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一文（「血路」第三八和三九期）。至於有關於「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的「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文，亦不附錄。將來有時間再寫一書來闡明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底關係，異同及其對於中國底情形孰合孰否，對於中國底需要孰能滿足孰不能滿足。

目次

自序	一
弁言	一
一 方法論問題	三
二 時代性問題	七
三 過去犯的錯誤	一〇
四 現在處的阶段	一四
五 將來走的道路	一八
六 中國革命理論	二三
七 近代創造天才	二八
八 世界偉大人物	三四
九 孫中山與馬克思	四二

十 國民黨與共產黨.....五二

結論.....四

書後.....二

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

並對孫中山作一
新的認識和闡揚

弁言

主觀上，自命爲相信社會主義的人或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在中國爲數不少。如果用組織關係來分別，可說有共產黨、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無黨派者。如果用政治主張來分別，亦有三種：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托派及其同情者；獨立的無黨派者。但大家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則同樣是馬克思底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因此又都主觀地崇奉馬克思主義，除開階級爭鬥論是政治學的基礎外，一致以歷史的物質論和辯證的物質論爲其哲學的基礎。在方法上，詳細分別起來，則是辯證法、物質論、歷史觀點、經濟觀點等等。

此外，當然還有兼信社會主義的人，如共產黨和托派以外的某些黨派。但我今天要與討論中國問題的，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前所說的三派。這些纔是專信社會主義的入。

這樣的社會主義者，是看重認識的。並且一致主張在實踐中研究。現在的抗日戰爭，是偉大的實踐，空前的實踐，因而是最好的研究時機。並且抗日戰爭不是簡單的戰爭，而是如大家所承認的革命戰爭，所以是一種偉大的和空前的革命的實踐。在這時來研究中國問題——中國底革命問題或中國底政治問題，比諸平時，有特別深入底可能。換句話說，抗日戰爭可以使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底性質和任務，尤其基本的如中國所處的時代，有深刻而透切的正確的認識。這不是馬克思底實踐的認識論之所應然和必然嗎？

如果這樣，那末抗日戰爭之巨大的和革命的實踐對於我們過去的中國革命問題底研究要給以很大的影響。從前認識未到的，現在可以認識；從前認識不足的，現在可以充分；從前認識膚淺的，現在可以深化；從前認識錯誤的，現在可以改正；從前認識正確的，現在可以證明。於此足見抗日戰爭是認識底良機和檢證底良機。

我們不應該錯過這個良機。我們應該在抗日戰爭中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展望將來。因此我們要虛心，要客觀，要抱科學態度，來重新認識中國革命問題。固執成見，將錯就錯，完全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接受馬克思主義者列甯底自我批判，勇於承認錯誤，勇

於改正錯誤。而且，守舊不如知新；只有知新纔能進步。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不應該與時俱進嗎？

一 方法論問題

怎樣認識呢？必須要有方法。這方法在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辯證的物質論和歷史的物質論。因此，認識中國革命須認識中國，要了解它是一個甚麼東西。而認識中國則非把握實際不可，即是說要了解中國底實際情形。實際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因而是特殊的，不是一般的。樹乃一個概念，並且桃樹亦不過概念而已。要這株桃樹，那株桃樹纔是具體的桃樹和具體的樹。依照達爾文底變異原理，這株桃樹和那株桃樹雖同是株桃樹，却又各不相同。此不相同達於某種程度時，簡直不是桃樹而是另外的一個新種。所以具體就是特殊。把握實際要把握具體，因而便非把握特殊不可。

固然，把握實際亦可達到把握一般之境地。科學方法，歸納法即是如此。它把個體中的特殊捨去而留下一般，於是得出其通於同類各種事物的概念或法則。但這種方法只能使

我們認識個體中的一般，不能憑我們認識個體中的特殊。任何個體或任何個別事物均由一般和特殊統一而成。其所異於它以外的個體或事物的不在一般而在特殊。因此，認識個別事物不在把握一般而在把握特殊。中國是個別事物，要認識它，當然以把握它底特殊為主。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却不曾這樣。大家見了歐洲底社會主義，便把它介紹到中國來，加以宣傳，求其實現，並不注意中國底實際情形。如果追問其根據，大家底答覆頂多是說：中國有資本主義，有階級分化，情形與歐洲相同，所以適於歐洲的社會主義。即適於中國，因此中國應該跟着歐洲走。這顯然是把握一般。如果要把握特殊，把握中國，所以異於歐洲的所在，纔算認識中國，那末大家簡直連中國是甚麼都不曾了解。如此又怎能說社會主義適於中國呢？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把握一般時，孫中山先生却把握特殊。依他，中國不能與歐洲比，因為歐洲和中國雖同樣有資本主義，却是一發達一不發達。此種量底差異形成了質底差異，所以歐洲是分配問題，中國則是生產問題。至於階級分化，在歐洲非常明顯，在中

國不很明顯。『中國人大家都是貧，』這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而已。這是把捉了中國底具體的實際情形的。應用物質論作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口閉口辯證的物質論的人，你們與孫中山底認識，到底誰合於物質論？又誰合於事實呢？

把握特殊，也很合於辯證法。孫中山不是物質論者，也不是辯證法者。但他確能把握特殊。請看他這幾句話吧：『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不能相同。』這是很正確的解。然而以辯證法和物質論做方法的人，反而不能理解。有些人以為中國與俄國相同，俄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國亦可步其後塵，便是一個明白的例子。這顯然以把握一般為方法了。大家為甚麼在實際上拋棄了辯證法物質論呢？國際主義佔着優勢的緣故。孫中山不是辯證法物質論者，而能把握特殊，民族主義為其原因之一。因為民族主義在中國現階段有進步意義，所以民族主義不僅有政治作用，而且有方法作用，使我們洞悉事物底實際。

自然，單把握特殊，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我們認識中國是為創造將來，既然一切事物

皆由一般和特殊統一而成，那末沒有一般便不能創造出將來的中國了。何況中國爲世界底一部份，又處於五洲大通的時代，必然要受歐洲底影響呢？因此我們不能忘掉一般。孫中山知道這點，所以他說中國底資本主義雖是未發達，階級分化雖是未明瞭，將來却免不了要到那一天。於是社會主義成爲了必然。我們今天既到這點，就有主張社會主義的必要。中國底實際情形不同於歐洲，那不過是說中國底社會主義不同於歐洲而已。因此他遂修改歐洲底社會主義造成一適於中國的民生主義。中國底特殊情形與歐洲底一般潮流便統一了。孫先生辯證法地解決了中國底將來問題——社會問題。這是中國底辯證法者從來不曾想到也不敢想到的事情。

於此足見馬克思主義者口中的物質論，是抽象的物質論；口中的辯證法是抽象的辯證法。大家在解決任何問題研究任何科學而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時，開始總要談點方法論，並且都是背誦辯證法或辯證法的物質論，其實一點也不能應用。還有，大家以爲一切問題俱可用同樣的方法，辯證法或辯法的物類論變成了萬應靈膏，而不知研究底方法隨着研究底對象之不同發生分別，一般的方法必須適應對象底需要而特殊化，成爲特殊的方法。

因此，口頭上的辯證法者是實際上的機械論者。

二 時代性問題

自然，依照辯證法或辯證法的物質論，研究中國不僅應該把握特殊，而且應該把握發展。一個國家底發展就是它底歷史。所以把握發展換成別的話應叫做把握歷史發展。於是研究中國首先便須認識中國所處的時代了。這不是歷史的物質論之應用嗎？所以馬克思主義者注意時代性問題。

但在這裏，孫中山先生却又表現出了他底天才。這就是說，他對於中國所處的時代，做出一個正確的認識。依他，由中古到近代是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地進化的。神權在封建時代；君權在專制時代；民權在憲政時代。所以民權主義是『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的。那末在中國倡始民權主義的孫中山，便把中國所處的時代看成是由專制到憲政的時代了。不過，秦廢封建『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沒有發達，今日底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仍未超出封建底範圍。君主是世襲的，稱為天子，其統治

人民乃是奉天承命，顯然帶有封建時代底貴族性質和神權性質。而倡始民生主義的孫中山，則又告訴我們：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現在的問題以生產為中心，所以他致力於「實業計劃」，以發展工商業為事。正因為這樣，國力不充實，纔受帝國主義底壓迫。中國在這裏成爲了孫中山眼中的「次殖民地」，使他倡始民族主義來爭取民族底獨立。這不把中國所處的時代看成是歐洲從前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時代嗎？是的，他底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是很好的證明。再看他這句話吧：『法國革命底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底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法國底自由和我們底民族主義相同，……平等和我們底民權主義相同。……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底民生主義是相通的』。中國所處的時代與法國革命所處的時代沒有分別，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期間。不過孫中山是民生主義者，主張『對資本家打不平』，主張『預防』資本主義的流弊，不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說出資本二字來就是了。但從一般的歷史發展階段看來，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是處於這樣的過渡期間之中。

孫中山先生底見解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呢？

共產黨對於中國所處的時代，在它做國民革命時看成是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在它做蘇維埃運動時看成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在它做抗日救國時，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並大叫『民主共和國』底口號，顯然又看成是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階段了。假如我們問它：中國歷史在這十七年中是進一步退兩步嗎？它一定說那是策略底變化，中國仍在『半封建』的時代之中。假如我們進一步問它：策略爲甚麼要變化呢？它一定說是環境變化了。但環境底變化就是時代底更迭。那末中國近十七年所處的時代在共產黨眼中便是前後跳動不已的了。這不是一個笑話嗎？

托派對於中國所處的時代，認爲秦廢封建後就沒有封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農村都已資本主義化了。如此，爲甚麼還有封建軍閥和封建割據呢？難道它們沒有社會基礎嗎？托派竟說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底不平衡所致。於是他們又把資本主義分成若干區域，每一區域有一軍閥爲之代表。軍閥戰爭是各區域有產階級底爭鬪表現。這樣，資本主義反不是民族經濟和統一基礎而是地方經濟和割據基礎；同一階級矛盾反而是絕對的，非訴諸武力不可了。這不又是一個笑話嗎？

有些無黨派者帶有托派色彩，不承認現在是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時代。但很奇怪，他們又主張統一。那末資本主義就是割據底基礎了。不然，爲甚麼還要統一呢？尤爲奇怪，是他們主張資本主義那一回事。中國早就沒有封建主義，早就是資本主義時代了，爲甚麼今天還要你們這些社會主義者來主張資本主義呢？你們爲甚麼不主張社會主義呢？凡此種種，不又是一個笑話嗎？

以上所舉，都證明馬克思主義者不了解中國底時代性。大家雖然開口閉口不離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一類名詞，在實際上却未能應用歷史的物質論，或者說應用得不好。因此，反而不如孫中山之能認識中國現在的時代性。並且他認識得很早，很堅定，從來像大家這樣今天如此說，明天如彼說，弄不清楚，時時改變。

三 過去犯的錯誤

但是，說來說去，變來變去，經過了十七年之後到今天，大家纔覺得三民主義正確。

共產黨在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公開宣言『孫中山先生底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

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這對於多年主張的社會主義說來，被它看成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社會主義說來，自然是一個叛變；但對於中國底時代性說來，則頗能把握。中國所處的時代，在歷史發展上，不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而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期間。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托派和無黨派者，亦有類似的認識。尤其後者，有些人，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十分明白。

這是抗日戰爭給與我們的影響。當然，這亦是抗日戰爭有助於中國研究的一個證明。但可惜的，是已經遲了，大家因爲時代認識底錯誤業已生出實踐底錯誤，留下莫大的缺陷了。這在事實上當然要推共產黨。

最奇怪的，它一面說中國底經濟爲「半封建」，並非資本主義；一面又幹蘇維埃革命，建立「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制資本主義底發展，更使勞動羣衆脫離資本主義底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爲目的」，「進行蘇維埃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底建設。這很明顯地是一個矛盾，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同樣最奇怪的，共產黨一面說中國經濟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未發達；一面却又說

『中國無產階級壯大了』，它領導國民革命，領導蘇維埃革命，領導抗日戰爭。這很明顯地又是一個矛盾，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還有最奇怪的，共產黨一面說中國『小農經濟佔優勢，並且小自耕農佔大多數的地方』，『再則貨幣經濟底關係發展，到處已經是用金錢交易』，所以『市場經濟底制度也已經爲統治的制度』；一面又說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於是在福建、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底某些地方大幹其反對封建地主的分配土地運動。這很明顯地又是一個矛盾，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

此外，還有最奇怪的，共產黨一面說『中國底農民底階級分化至今尙是含糊的，不純粹的』，匪特由富農而中農而小農沒有明確的分別，就是富農與地主亦沒有明確的分別，所以江西蘇區在分田查田時常常『錯誤地分析階級成份，把地主當富農，富農當中農』，或則又『把富農當地主』，中農當富農，至於『把階級成份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一面又高叫階級矛盾『尖銳化』，實行階級爭鬥，在蘇區做沒收地主和反對富農的土地革命。這很明顯地又是一個矛盾，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